

願言則嚏

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在公共場所，某不戴口罩的草莽粗漢或散花天女，突然打一個毫不掩飾的大噴嚏，會瞬間造成身邊半徑約十米的無人區。眾人遠避區外，側目而視，喟然而嘆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漢代鄭玄註《詩經·終風》「寤言不寐，願言則嚏」句，說「今俗人嚏云『人道我』，此古之遺語也」。這一說法延續至後世。李憲是唐睿宗的嫡長子，本應繼承皇位，但自認才能不如弟弟李隆基，就將皇位讓了出來，所以李隆基即位後待他很不錯。唐人筆記載，李憲與皇帝吃飯，被食物噎住，噴了皇帝滿臉花。李憲嚇壞了，皇帝也很掃興。優伶黃幡綽見狀忙說，方才李憲是「噴帝」（噴嚏諧音）。皇帝臉色稍霽，嘴上仍不饒人：「你這佞臣，盡會說乖巧話。」黃幡綽答：「臣知道您想念臣了，臣這是『願言則嚏』。」逗得龍顏大悅，化解小小風波。

很多人至今仍相信，自己打噴嚏是因為有人在思念或議論他。這種想法從何而來？研究領域綜合動物學、地理學和史學的Jared Diamond著有《The Third Chimpanzee》，

指出人類進化為現代意義上的「人」標準包括技術、藝術的發展與多樣性，語言的最終產生等）是最近十萬年左右的事，而十萬年在地球生命史上只是一瞬，所以很多人類行為都可從動物身上溯源。動物行為學家Jane Goodall和Marc Bekoff發現一些動物有「尷尬」的心態。牠們做了糗事（如不小心摔落樹枝或掉入泥坑）雖不會臉紅，卻有近似「剛才沒有被誰看見吧？」的心理和動作。有沒有注意到，家中貓狗打噴嚏，搖頭晃腦「啾啾」一番後（牠們只有「啾」，沒有人類打噴嚏時「啊—」的吸氣部分），常會轉過頭來認真注視主人？那小眼神彷彿在說：「剛才你什麼都沒有聽到吧？」所以，打噴嚏的人訕笑說「是誰想我了？」或許是人們掩飾、化解尷尬情形的一種方式，正如優伶解釋「噴帝」一樣。

漢朝時，噴嚏、夢和耳鳴都成為占卜家解釋的現象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錄《嚏耳鳴雜占》十六卷，屬於「雜占十八家」之一，同類還有《人鬼精物六畜變怪》、《請雨止雨》、《執不祥劾鬼物》、《黃帝長柳占夢》等，可惜全部亡佚，不知噴嚏的吉凶悔吝有何依據。

眾多歐美人士將噴嚏視為惡魔附體或受邪靈詛咒，所以在別人打噴嚏後習慣說「（上帝）保佑你！」也許是人同此心，在中國一些地區，人們在同樣場合會說句「長命百歲！」古代日本以打噴嚏為凶兆。平安朝女作家清少納言曾在中宮侍奉皇后。她的隨筆集《枕草子》記載，某日皇后同她閒談，問她：「你真心敬我愛我？」她剛答「當然啦」，附近就有人打了一個大噴嚏。皇后佛然：「你沒說真話。」隨即離去。清少納言恨死那個噴嚏蟲了：「究竟是誰在這種時候打噴嚏？實在討人嫌。我自己每逢想打噴嚏，總會憋住，不敢讓它發出聲音。」

噴嚏令人厭惡、尷尬，卻是身體的正常反應。日本作家妹尾河室寫醜蘿蔔的書《河童のタクアンかじり歩き》提到一位靠血液透析活着的人。那人說，他並不感到不幸，因為看着自己在體外流動的血液，可以察覺「生命終有其界限」，正因健康狀況如此，他才明白什麼是「活着」和「珍惜當下」。妹尾於是想到谷川俊太郎的詩《活着》：所謂活着／就是喉嚨會感覺乾渴／就是艷陽下的樹木讓人炫目／就

是不經意想起某首旋律／就是打一個噴嚏／就是牽着你的手……

讀書讀詩，心有戚戚。我曾住院，身上插着管子，輕輕咳嗽就痛徹心扉，全身散架，找來醫生抱怨：「我的五臟六腑在體內滾來滾去。」恢復活蹦亂跳後，深感健康時最普通的行為和能力，比如正常飲、食、如廁、走路、安眠、翻身、起床乃至咳嗽和噴嚏，對很多人而言都是求之而不得的。

所以不要嫌棄噴嚏。好好珍惜它，把它留給自己；遮掩它，不要澤被鄰人。

獨輪車

劍橋大學怪事多，
一個粘轆騎單車。
不是劇團演雜技，
而是教授遊車河。
駕馭獨輪如特技，
保持平衡有絕活。
綠色出行零污染，
讚讚校園環保哥。

文：方元 圖：方心



枝記麵家

瀏覽網上新聞，見到「半山尋味 枝記麵家五十年不變」這個標題，立即細心閱讀。

枝記麵家位於我的母校——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近，在上坡路的起點。這是一個優點，要是它在上坡路上，人

們登高光顧的動力大概不會過於強烈。它是我們其中一家「食堂」，除了我校學生，培英、顯理的學生也是長期顧客。午飯時間它根本只為學生服務，儼如學校食堂，非學生顧客會自動退出座位爭奪戰。

那個範圍當然曾經出現過其他食店，不過都是過客，始終都離去。同一個位置，換上一張又一張新臉孔。只有枝記一直守住崗位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成長，一批畢業，另一批補上。它見證舊建築物拆卸、新建築物落成，其中大型的工程，恐怕是港鐵在附近開設出入口。這個地區屬西半山，周圍名校林立，物業價值不菲。我以為店是自置物業，不受業主加租，所以如老樹一般落地生根。讀了那段報道，才知道店是租來的。業主甚至擔心枝記老闆退休，主動減低租金，鼓勵他繼續營業。看來這位業主也是有情人，並不是把金錢利益放在第一位。

枝記的裝潢幾十年不變，牆上仍然是綠色磁磚，桌椅可能已經換過，這些物品用不了數十年吧？不過還是舊款式。枝記的性格是守舊的，餐牌上手寫麵食名稱和價錢，而且價錢是用花碼寫的。我多少年沒有見到花碼了，不知道現在年輕一代看得懂花碼不，以前小學六年級數學課程有一課教授



HK人與事
文秉懿

花碼，後來取消了。枝記像一張幾十年前拍攝的照片，時光凝滯於一個定點，就此停下。任憑周圍的人、事、物如何變遷，它就是拒絕跟隨。走進枝記，你會以為時光倒流，你會誤認它是博物館，你會懷疑可以碰見電影《花樣年華》裏的梁朝偉和張曼玉。店外人影掩映，馬路上車聲隆隆，世界在轉變，唯有它仍是老樣子。

就讀中學時，我時常到枝記吃午飯。我最喜歡吃蠔油撈麵，因為它分量足。我的胃口大，往往要「加底」，或者「添食」，不然捱不到放學回家吃下午茶。中七畢業後，我沒有再光顧枝記。二〇〇六年母校慶祝校慶，辦開放日，我回去走一趟，見到枝記仍然營業，不禁對丈夫驚叫起來。在快速轉變的地方，店舖開業、結業，屢見不鮮。這家小店多年如一，這委實是神奇。由此觀之，它的確有其獨到之處，不然不可能數十年屹立不倒。

我在門外看了一會兒，裏面的情況跟幾十年前沒有兩樣，一樣的裝潢和擺設，只是招呼客人的不再是年輕男人，他頭髮白了，不過仍然勤快，行動快捷。當時店內有穿着聖士提反校服的女孩子，那一刻我激動起來，思想回到過去，穿上校服，我就是其中一個食客，我還是中學生。驀地，我年輕起來。

我提議進去吃麵，可是丈夫不願意，大概是不喜歡那股古舊的氣味。我沒有堅持，後來卻後悔，我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何不爭取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去那個地方。



如是我見
厲放

香港是個海、陸、空四通八達的城市，擁有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系統。於我，最離不開的交通工具是地鐵。它是我身體能夠「承受」的出行車輛，而且安全、快捷和便利。我無法想像在香港如此高密度人口、道路促狹、地面車輛擁堵之都市，對我這類極度敏感的「暈車、暈船」症患者，如果沒有高頻率往來行駛的地鐵，生活會是什麼樣？

香港地鐵開始興建於一九七五年，四年後地下鐵路首段落成通車，其他行車綫相繼於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六年啟用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初到香港時，地鐵只有荃灣和港島兩條綫，基本沒有搭錯車的問題。後來從香港去了東京，甫一開始生活，就遇到如何在蛛網般的地鐵綫路中不迷失方向？我開始懷念香港地鐵之好，那麼簡單明瞭。再後來，又去過一些國家和城市，只要那裏有地鐵，一定要體驗一下。這些體驗無論是驚嘆還是失望，都無法替代我對香港地鐵之喜愛和懷念，冬暖夏涼，舒適方便。

又過了許多年，我再次回到香港，這次是一家三口，當務之急找地方落腳，首要和必要條件是方便搭地鐵。這時香港地鐵綫路正趨多元化，且隨着時間推移，綫路越來越多，成為公共運輸系統之骨幹，每日載客量佔公共運輸總載客量約百分之四十一。順理成章，地鐵成為我每天的通勤工具 and 了解香港的一個窗口。

香港鐵路有限公司（港鐵）負責地鐵營運，共有九條行車綫和機場快綫，網絡四通八達，覆蓋香港島、九龍及新界。列車數目由最初的一百四十卡車廂，增加至一千八百六十三卡，地鐵站內乘客轉駁不同行車綫亦十分便利，是普羅市民出行而樂選的交通工具。疫情之前，平均每日乘客人次近五百萬。地鐵標識及英文簡稱MTR在香港家喻戶曉，地鐵站成為約人碰面、活動集合、交接物品之接頭地，指示清晰，好找易辨。

港鐵列車極少受路面交通或天氣影響，在準時快捷方面優於其他交通工具，亦是符合環保之集體運輸工具，上下班高峰，往往一車難搭，車廂內更是一座難求。其實，港鐵服務很專業，根據乘客需求及早上與傍晚繁忙時段之乘客量，編定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在京劇舞台上，稱女演員為「坤角」，男演員為「乾角」；「坤角」扮演劇中女角色稱「坤旦」，如女花旦、女老旦、女青衣、女花衫；今天弦聲響起話「坤角」，主要說「坤生」、「坤淨」，女扮男相，女唱男角；如女老生、女花臉、女「黑頭」、女「銅錘」，聽「坤生」、「坤淨」的戲，別有韻味，《失空斬》中的女諸葛，《捉放曹》中的女陳宮，《搜孤救孤》中的女程嬰，《鋼美案》中的女包公，《四郎探母》中的女四郎，《武家坡》中的女薛平貴，《戰宛城》中的女典韋，《八大錘》中的女王佐等等。「坤生」「坤淨」是中國戲劇舞台藝術中的一枝奇葩。看京劇，不聽「坤生」「坤淨」終有遺憾。過去京劇票友中有句名話，不看《游龍戲鳳》，焉知何為陰陽

服務時間表。於大部分日子提供每日約十九小時以上之列車服務，上午五時二十八分至翌日凌晨一時三十分（適逢大節日，則通宵服務）。如早上繁忙時間，港島綫列車班次最短可達一百二十秒一班，每小時載客量可達十二萬人次。即使錯過一趟車，也不至於抓狂，兩分鐘後又來一班。港鐵以其安全、可靠程度、卓越顧客服務及高成本效益見稱，被公認是全球首屈一指的、最繁忙的鐵路系統之一。

地鐵無論站台還是車廂內均整潔乾淨，大概與禁菸、禁食有關，同時清潔人員勤於打掃、乘客自覺保持衛生，除高峰時段外，我的搭乘體驗都很舒適。早年搭地鐵，入座後和我一樣看書的乘客不少。但車廂內手機鈴聲此起彼伏，風采各異。從港星、台星、內地歌星的流行曲，到幼童奶聲奶氣的嗲嗲聲，常讓我分神，尋找聲音來源，想像設置電話鈴聲主人之背景和喜好。漸漸地，智能手機、藍牙耳機、數據流量，使車廂安靜了，大家全程悶頭把玩手机，已罕見有人捧書而讀。我亦從看書轉為了聽書，同時刷屏手機。

地鐵，對行動不便或坐輪椅者上下車有輔助性設施。車廂內標有兩個「優先座」給有需要人士，通常站着的「正常人」對它們熟視無睹，就是空着也不佔用。一年前，我因右腳踝骨折，出行要拄拐，也才好意思享用「優先座」。我行動不便的那段時間，搭乘地鐵從未遇到麻煩。一次車上無座，人擠人，一中年婦女見我拄拐，問在哪裏下車？告知後，她讓一個坐着看手機的小伙子給我讓座。年輕人立刻起身，歡意地對我點頭示意，這是我唯一一次經歷乘客被提醒讓座。其實，地鐵中常見到給老人、婦孺讓座之情



◀五月十五日，東鐵綫過海段開通，不少市民蜂擁入閘搭乘。
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

弦聲響起話坤角

顛倒？焉知何為京劇藝術？劇中「龍」為坤生孟小冬扮，「鳳」為乾旦，由梅蘭芳唱，乾坤反相同唱一台戲，曾傳為戲劇舞台佳話。

中國京戲二百年，有一百年京戲戲台上無坤角，一色的男人世界。台上即使演《貴妃醉酒》《木蘭從軍》《穆桂英掛帥》《鳳還巢》《宇宙鋒》也是乾旦上演。何為「乾旦」？京劇中由男人出演的旦角，無論青衣花旦、刀馬旦、老旦花衫，皆稱之「乾旦」。這造成了歷史上著名的梅、尚、程、荀「四大名旦」，好戲連台，傳世百年。

繼「四大名旦」之後，又產生了「四小名旦」，當時對「四小名旦」的評價是：「扮相如窈窕淑女似梅蘭芳；唱功有一條好喉嚨似尚小雲；腔調婉轉多音似程硯秋；做功穩重大方似荀慧生；有梅派的華麗，尚派的剛勁，程派的輕柔，荀派的婉約。」這京戲空前絕後的八大旦角，皆為乾旦，沒有一位是坤旦。

京戲還有一種怪現象，百年戲園無婦

人。在「徽班進京」之前，入園看戲的一律是鬚眉；入京之後，規定更嚴，不允許婦女進茶園、戲樓，女人與京戲無緣。後有身份、有地位的「爺」在家裏建戲台，唱堂會，家中的女眷方可坐堂聽戲，那也有一套套的清規戒律，比如在繡樓上高窗內。

直到清末民國初年，首先在上海，繼而在天津開始出現女演員登台演出，甚至出現大幅廣告，一時成為新鮮事，很多人為看新鮮事程買票進戲園子。開戲鑼鼓響過方知，此為「女場」，男女演員不能同台演出，即戲台上無論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皆為女演員出演，坤旦坤角，女扮女裝，女扮男裝，坤生坤淨，女提劍舞刀，女披掛上陣；女掛鬚彩臉；尤其女花臉、女老生、女「黑頭」，一亮相，一陣哂笑，緊跟着一陣陣掌聲、叫好聲。正應了那句高腔「誰說女子不如男？」封建禮教「男女有別」束之民眾何緊？確有人提出男女同台演出，但只能是男角唱女戲，女角演男戲，各唱各的戲。（一）